

安妮·弗兰克

梅莉莎·缪勒 / 著

石平萍 / 译



ANNE
FRANK



海南出版社

Das Madchen Anne Frank ,Die Biographie

by Melissa Muller

Copyright © 1998 by Chassen Verlag GmbH in der
Verlagshaus Goethestrasse GmbH & Co.KG, Munchen

中文简体字版权© 1999 海南出版社
本书由 Claasseen Verlag GmbH 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1999-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妮·弗兰克 / (德) 缪勒 著;

石平萍 译。-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9.9

书名原文: Anne Frank

ISBN 7-80645-587-6

I. 安… II. ①缪… ②石… III. 弗兰克-传记 IV. K835.16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0042 号

安妮·弗兰克

(美) 梅莉莎·缪勒 著

石平萍 译

责任编辑: 孙忠

※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196 千字 印数: 8000 册

ISBN 7-80645-587-6/K · 25

定价: 19.80 元

目 录

致谢		
第一章	被捕	1
第二章	安妮在法兰克福	11
第三章	出走	26
第四章	新家	47
第五章	风声鹤唳	72
第六章	被困	95
第七章	隐匿	130
第八章	密室	152
第九章	最后一列火车	214
第十章	渴望	246
后记		252
蜜普·吉斯的短文		285

第一章 被 捕

嘘。请安静。说话小声点。脚步轻一点……脱掉你的鞋子。谁还在卫生间里？水正在哗哗地流。天哪，请别冲抽水马桶！都两年了，你应该知道不要这样粗心大意。把夜壶倒掉。把床推走别挡道。教堂的钟声已经响了，都半点了。8点半工人一到，这里不能有半点声音。

隐秘的地下室里每天清晨例行的仪式。6点45分，赫曼和奥古斯特·范·佩尔斯夫妇房间里的闹钟叫了起来，声音又尖又响，把睡在楼下的弗兰克一家和弗里茨·普费弗都吵醒了。接下来听到的声音熟悉得令人发狂。范·佩尔斯太太瞄得很准的一巴掌中止了闹钟的尖叫。地板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先是很轻，然后变得很响。范·佩尔斯先生下了床，慢慢地走下陡峭的楼梯，然后飞快地地上完卫生间，因为他是第一个。

安妮躺在床上等着，直到听到卫生间的门吱吱嘎嘎又响了起来。她同屋的伙伴弗里茨·普费弗第二个走进卫生间。安妮舒了口气，惬意地享受这难得的独处的短暂时光。她闭上眼睛，聆听后院里小鸟的鸣叫，还在床上伸着懒腰。“床”

安妮·弗兰克

这个词简直不能形容安妮睡的窄窄的沙发，为了增加长度，她在沙发的一端放了一把椅子。不过安妮觉得这已经是很奢侈的享受。负责给她家买蔬菜的蜜普·吉斯告诉她，别的人都躲在没有窗户的小棚子或潮湿的地下室里，睡在地上。安妮下了床，很有责任感地拉开遮光的窗帘。纪律约束着他们这里的生活。她看了一眼外面的世界。这个星期五的清晨雾濛濛的，不过很有可能变成一个温暖明媚的夏日。如果她能够，只是几分钟……但是她必须耐心地等。时间不会很长了。两个星期前刺杀希特勒的行动重新点燃了人们的希望之火……或许她在秋天就能回学校读书了。她爸爸和范·佩尔斯先生确信到10月份一切都将结束，他们会获得自由……现在已经是8月份了。1944年8月4日。

1小时45分钟，他们只有这么多时间为一整天做好准备。1小时45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尤其是当8个人得洗漱、收起被褥、把床推到一边，把桌椅推回到原来的地方。8点半钟，楼下仓库里开始有人干活，从这时起他们不能发出一点声音。走漏风声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仓库的工头，维伦·范·马伦非常地多疑。

9点钟有一顿清淡的早餐，在这之前，他们尽可能地保持安静，或读书学习，或缝缝补补。他们等待着。这半个小时里他们尤其得小心谨慎。如果有谁不得不站起身的话，他必须穿着袜子或松软的拖鞋，像小偷一样蹑手蹑脚地走动；他们也不得不低声耳语。如果有谁笑出声来，或被针扎了手指，“啊唷”地叫了一声，所有的人都会瞪着这个人。不过等到办公室的人来上班之后，打字机的嚓嚓声，电话机的丁零声，和着蜜普·吉斯、贝普·弗斯库吉尔和约翰斯·克莱门

(他们都是密室居民的朋友和帮助者)的说话声，组合成一个声音的背景，他们被发现的危险也多少减弱了一点。最终蜜普会来取“购物单”。事实上，蜜普不得不能买到什么就带来什么，她能买到的东西一天比一天少。但是她了解，密室里的住户是多么热切地盼望她的到来。每天上午，安妮都会连珠炮地问她一堆问题；每天上午，蜜普都会敷衍安妮，说晚些时候再告诉她。只有在蜜普发誓说下午来待时间长一点之后，安妮才放她回办公室。奥托·弗兰克随彼得·范·佩尔斯躲到彼得在顶层的小屋里。今天的课程计划是英语听写练习。这门语言让彼得感到头疼，所以奥托用上午的时间辅导他。这是消磨时间的方法。楼下，安妮和姐姐玛各正聚精会神地读书。忍耐。忍耐和自律——在过去的两年里，活泼的安妮不得已学会了这两样东西。

一楼的仓库里，磨香料机正发出单调而熟悉的隆隆声。范·马伦敞开朝向普林森葛拉赫特街的门，让夏日的温暖和明媚的阳光涌进屋子。

10点30分。中午午休之前，仓库里的两个工人还有一大堆活要干。突然，一群人闯进了商店，其中一个人身着德国秘密警察、即盖世太保的制服。这些人都佩带武器。交谈了几句话之后，大惊失色的范·马伦用大拇指指着楼梯口。另一个工人，兰默特·哈特格诚惶诚恐地站到一旁。这些人迅速跑上楼梯，来到二楼办公室。一个人留在后面守着门。

这些人中一个又矮又胖得可怕的人没有敲门就闯进了蜜普、贝普和克莱门先生的办公室。蜜普连头都不抬；经常有人没敲门就走进来。这时她听到他厉声命令：“不许动！不许说话！”她才抬起头，却发现一支枪管正瞄着她。“坐着别

安妮·弗兰克

动。”他用荷兰语说。

沙哑的声音可以透过双扇门。这个盖世太保和另外三个人——都是荷兰人——把隔壁房间里坐在办公桌旁的维克多·库格勒吓了一跳。“这楼的老板是谁？”穿制服的人用德语朝他吼道。库格勒在奥地利长大，也用德语回答：“皮罗恩先生。我们从他那里租来的。”他僵直地坐在椅子上，急忙说出那位自1943年起便拥有普林森葛拉赫特街263号这座楼房的荷兰人的住址。

“不要跟我玩花样，”盖世太保大声怒吼。他的名字叫卡尔·约瑟夫·希尔伯保尔。“这里谁是老板？这才是我想知道的。”

“我是老板。”库格勒说。

这些人想干什么？库格勒，这位内向、正统、让许多人都觉得无法接近的人，正设法使自己冷静下来。他们是来抓他的吗？或者，他们知道有人躲在密室里？是有人告密了吗？过去的两年零一个月里，一切都很正常。怎么可能会是现在这个时候，正当盟军终于在法国北部取得突破，正在乘胜追击，正当解放只不过是几个星期之后的事，正当局势终于发生了逆转……

几秒钟过去了，库格勒的心里不再有侥幸的想法。这些人了解一切。抵赖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你把犹太人藏在楼里。”希尔伯保尔阴森森的话就像是没有任何起诉可能的判决。彻底无计可施了。

希尔伯保尔有点着急，他是在执行任务。这些只不过是例行程序。他命令库格勒带路。

库格勒顺从了。他又能做什么呢？这些人手里拿着枪跟

着他。与以往比起来，库格勒明亮的蓝眼睛更像是一堵穿不透的墙。但是他镇定自若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无助。他的大脑停止了思考，眼前原本熟悉的一切也变得模糊，甚至看不见了。就像是暴风雨到来之前的时刻，闷热、压抑、恐怖。一连串问题折磨着他：是谁告的密？邻居？属下？为什么一定是今天？

他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走过连接大楼前后的走廊。他一节一节地爬着狭窄的楼梯，楼梯朝右旋转，像是环行的。那些陌生人都在他的脚下。希尔伯保尔仍旧没有习惯阿姆斯特丹陡得可怕的楼梯。14节，15节，16节。现在他们站在了一个门厅里，红棕色的墙纸使得整个门厅看上去更窄小。他们身后是通向香料仓库的门廊，身前是一个高高的书架，三层架子上都摆满了破旧的灰色文件夹。书架上悬挂着一张比利时的大地图，比例是1:500,000，这种地图在政府办公室或学校里经常可以见到。

“打开。”毫无疑问他们知道。用力猛拉书架，书架像一扇沉重的门，被打开了。书架背后是一节很高的台阶，连着一扇白色的门，约高出地面1.5英尺；门的上端隐藏在墙上的地图后面。门框的横木上面堵着布片，里面塞满了细刨花，这样做是因为进出时很容易撞着头。

弗兰克一家是不是听到了这些杂乱的脚步声和陌生的说话声？维克多·库格勒犹豫之际，盖世太保便开始催促他。正对着他们的是另一段楼梯，窄得只能一次走一个人，楼梯通向密室的上面一层楼。库格勒走上楼梯的左侧，打开一扇门。

他看到的第一个人是安妮的母亲，艾蒂丝·弗兰克，她

安妮·弗兰克

正坐在桌边。“盖世太保。”他轻声说道。他干燥的双唇再也吐不出一个词来。他担心她会惊慌，但她只是坐在那里，纹丝不动。她面无表情地望着库格勒和那些不速之客，眼神飘忽悠远。“举起手来！”一个手里拿枪的盖世太保冲她吼道。她机械地举起双手。另一个警察从隔壁房间里把安妮和玛各带了进来。她俩被要求站在母亲身边，双手举过头。

两个荷兰警察爬上梯子，来到楼上。一个警察用手枪对着范·佩尔斯夫妇，另一个突袭隔壁的小房间。他搜遍了奥托·弗兰克和彼得·范·佩尔斯的全身，仿佛他们两个是带着武器的危险罪犯。然后他把他俩赶到隔壁房间，彼得的父母静静地等在那里，眼睛茫然地盯着远方，双手举过头顶。“你把他们带下楼，快点。”最后一个出现的是弗里茨·普费弗，背后一把枪顶着他。

盖世太保们似乎很满意。一举抓获8个犹太人。上午的活干得不错。“你们的钱放在哪儿？你们的贵重物品呢？”希尔伯保尔用威胁的口吻说。“快点，快点，我们没有一整天的时间耗在这里。”8个俘虏看上去很平静，真难以置信。只有玛各泪流满面，不过她没有哭出声来。

奥托·弗兰克觉得，如果他们顺从盖世太保的话，就不会有很多的麻烦。德国人也被吓坏了。他们了解盟军的攻势。他们知道这一切的结束只是几个星期之后的事。奥托指着放贵重物品的衣橱。希尔伯保尔命令他的随从到其他的房间和阁楼搜查钱和珠宝首饰。他从衣橱里搬出弗兰克家的硕大的保险箱。他的眼睛四处搜寻着房间。他找着了要找的东西：奥托的真皮公文包——事实上是安妮的公文包，奥托给了她这个文件包，让她保存私人物品。希尔伯保尔打开公

文包，翻转过来，倒出安妮的日记本、笔记本和一些零散的纸张。“别动我的日记！我与日记同生死！”4个月前安妮写道。现在她只是无动于衷地望着。

俘虏的镇静把希尔伯保尔惹火了，他把保险箱里的东西全部倒入公文包里，大声吼道：“快点。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做好准备。”8个人神情恍惚地到隔壁房间或楼上去取应急背囊，背囊里早就塞满了东西，一旦失火，他们随时便可拎着背囊离开这里。荷兰纳粹搜查时造成的满地狼藉，他们只是视而不见。

党卫军大队长希尔伯保尔无法保持平静。他甩着厚重的靴子，在小屋里踱来踱去。有人说，他踱起步来很可怕，不过在可以离开之前，这可以帮他消磨时间。他33岁了，浅黄色的头发剪成很短的军人发式，衬着他那肉乎乎的大耳朵。他的嘴唇发白，很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是一个难以归类的普通人，驯服，尊敬上司。很明显，是制服给了他一个身份。他认为在这一行里他可以呼风唤雨，除此以外的东西他不会去想。他服从命令。清理这个密室是今天全部的工作。他以前是个警察，1939年参加党卫军。1943年10月，他从出生地维也纳调到了盖世太保第IV局B4部在阿姆斯特丹的分部。盖世太保第四局B4分处即柏林德意志安全警察司令部分管犹太人的部门，在阿道夫·艾希曼的领导下，它的任务就是有效地解决犹太人问题。希尔伯保尔的妻子仍留在维也纳的家里。

突然，希尔伯保尔停下了脚步，瞪着一个灰色大箱子，箱子放在艾蒂丝·弗兰克的床和窗户之间的空地上。

“这是谁的箱子？”希尔伯保尔问道。

安妮·弗兰克

“我的，”奥托回答。这个外包钢板的箱子盖上清晰地印着“后备役中尉军官奥托·弗兰克”。“一战时我是一名后备役军官。”

“可是……”显然，卡尔·希尔伯保尔有些不自在。这个箱子没有理由出现在这里。这不符合常规。“可是你为什么不登记你的老兵身份？”奥托·弗兰克，一个犹太人，军衔级别比希尔伯保尔高。

“你本可以被送到特雷齐恩去的。”他说，似乎特雷齐恩集中营是个温泉疗养胜地。

他的眼睛紧张地在屋子里瞟来瞟去，尽量不去看奥托·弗兰克。

“你们在这里躲了多久？”

“两年，”奥托·弗兰克说，“再加一个月。”希尔伯保尔难以置信地摇着头，奥托·弗兰克便指着右侧的墙壁。安妮房门一侧的墙纸上，模糊的铅笔线记着自1942年7月6日以来安妮和玛各长高的尺度。希尔伯保尔的视线停留在铅笔线旁边一张诺曼底的小地图上。奥托在地图上标明了盟军的进攻路线。他从艾蒂丝的针线盒里拿来红头、橙头和蓝头的针，标出盟军获胜的战役。

希尔伯保尔内心有点挣扎，然后声音有些哽咽地说：“别着急。”他是不是会失态？这里有什么东西感动了他？他趁手下看着俘虏的工夫，来到了楼下。

希尔伯保尔走过维克多·库格勒工作的小办公室，库格勒的助手约翰斯·克莱门正在这里接受盘问，他然后穿过没有窗户的走廊，来到前面的大办公室。下抵地板、上顶天花板的落地长窗外面，阳光在运河的水面上跳跃。

蜜普·吉斯一个人留在前面的办公室里。如往常每天中午一样，她丈夫过来看她。蜜普偷偷地把用来给密室住户买东西的定量配额卡塞给丈夫，然后把他推出门外。尽管蜜普的同事、贝普·弗斯库吉尔被泪水模糊了双眼，克莱门仍派她去把发生的事情通知他妻子，并把钱包交给她保管。蜜普也获准可以离开，但她宁愿留下来。

“嗯，”希尔伯保尔用德语对她说，“现在该你了。”他的维也纳口音听上去很耳熟。蜜普在维也纳出生，并在那里长到11岁。

“我也来自维也纳。”她平静地说。

维也纳老乡。纳粹党徒没有料到这点。不过重要的是按常规办事。身份证。常规的提问。希尔伯保尔并没有感情用事。“你这个叛徒，帮助那些犹太垃圾，你也不觉得惭愧？”他冲蜜普喊道，仿佛大喊可以帮他稳定情绪，他快要控制不住自己了。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后，反对犹太人的行动差不多都停止了。盖世太保得准备保卫荷兰，得为比犹太人更重要的事操心。但是掌管希尔伯保尔这个部门的官员破了一次例，他不能不重视一个匿名电话提供的情报。结果希尔伯保尔现在得应付所有这些复杂的情况。

蜜普得拼尽全力才能保持镇静，但是她做到了，直视着希尔伯保尔的双眼。他终于冷静下来，嘟哝着说很同情蜜普，但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之后他走了，却威胁说第二天要来调查她，还要搜查办公室。他只想把这项任务甩在身后，离开这栋让人难受的房子。

打电话要来的卡车终于到了，是一辆没有窗户的货车。在纳粹警察的严密监视下，8个俘虏依次从密室里走下楼

安妮·弗兰克

梯，沿着走廊走过办公室，又走下一段陡直的楼梯，最后来到了外面。两年零一个月，他们第一次来到大街上。阳光刺得他们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卡车里面仍是一片漆黑。

蜜普和范·马伦留了下来。兰默特·哈特格瞅准机会，披上外衣溜走了。警察把维克多·库格勒、约翰斯·克莱门和其他人一起带走了。蜜普坐在办公室桌旁，惊愕，疲惫，一动也不想动。她本可以离开，但她还是留下了。她怎样做才能帮助她的朋友呢？有什么办法营救他们吗？警察会再来吗？

几分钟过去了，或者几小时——蜜普自己也说不清楚。最后是让来找到了她。贝普也回来了。

他们和范·马伦一起进入密室里。希尔伯保尔锁上了书柜后面的门，拿走了钥匙，不过蜜普有一把复制的钥匙。进到里面，警察搞的一地狼藉让他们目瞪口呆。他们翻出了衣橱里所有的东西，床也被拆得面目全非。弗兰克家的屋子里洒了一地的笔记本和纸张。其中有一个小本子，方格封皮，像是个签名册。那是安妮的日记本。贝普帮着蜜普飞快地把散纸收在一起。他们又检出一些从图书馆里借给安妮和玛各的书。还有奥托的手提打字机，安妮的梳毛围巾。但是没有可为被捕的朋友保存的贵重物品。警察拿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

时间不早了，外头阳光依旧灿烂，普林森葛拉赫特街263号的正面和内部都沐浴在金色的夕阳里，活像一幅威梅尔（荷兰画家，1632~1675）的画。没有看一眼，蜜普就把安妮的日记和许多散页收在一起，放在她的办公桌抽屉里。她没有上锁。不然会引起怀疑的。战争结束后安妮回来时，蜜普会把日记本还给她。

第二章 安妮在法兰克福

1929年6月12日清晨7点30分，正当早夏微弱的阳光透过覆盖城市上空的一层薄云的时候，安妮·弗兰克降生在法兰克福的妇科医院。婴儿第一声啼哭的音量让母亲放下心来。生产的过程不太顺利。这个婴儿长21英寸，重达健康的8磅半，但是呼吸有点问题。安妮的哭声，起初只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生命的标志，后又持续几个星期，害得艾蒂丝·荷兰德·弗兰克大多数夜晚都睡不着觉。

两天后，3岁的玛各获准可以看望她的小妹妹。她随外婆一起来到医院。弗兰克夫妇担心玛各会嫉妒小妹妹，但是玛各看到她却高兴得笑出声来。安妮的耳朵很滑稽地突了出来，杂乱乌黑的头发像丝绸一样柔软。在奥托·海因里希·弗兰克前去登记他第二个女儿的出生时，他说出女儿的全名是安妮莉丝·玛丽，办事员却有些糊涂了。医院把“弗兰克家的婴儿”登记为男孩。

弗兰克夫妇住在法兰克福市郊的马巴赫韦克。1925年5月12日结婚后，他们和奥托的母亲一起住在默都斯特拉思街，位于法兰克福市中心贝多芬广场旁。奥托的父亲迈克

安妮·弗兰克

尔·弗兰克是个银行家，1901年买到了这所房子；奥托的母亲艾丽斯·贝蒂·斯坦恩·弗兰克，一个有魅力但意志很坚强的女人，在1909年丈夫突然去世之后独自一人继续支撑这个家。房子位于时髦的西区，雅致、宽敞，佣人单独有个门进出，此外还有一些那个时代中上阶层住宅的特点。奥托和艾蒂丝夫妇俩在那里住了两年；搬去9个月之后，玛各·贝蒂降生了。艾蒂丝选择这个中名是为了纪念她的姐姐贝蒂娜——或贝蒂，她16岁时就去世了。巧合的是，弗兰克奶奶也会觉得很荣幸。搬到马巴赫韦克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艾蒂丝越来越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离开婆婆的家有悖于奥托和她的家族传统，两个家族都习惯于父母、子女、孙子女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大家庭。但是时代在变迁。年轻的一代正获得个性的解放，尽管年轻的弗兰克夫妇对亲人非常依恋，他们还是想过自己的生活。1927年夏末秋初，玛各刚学会走路后不久，他们在马巴赫韦克307号租了第一所公寓。

假如说在自己的家族居住的城市租一所公寓是很少见的事，那么，弗兰克夫妇把家搬到不时新的马巴赫韦克的决定更是不寻常。但是他们有自己的理由：奥托想让妻子的心愿得到满足，有一个小的庭院，或者至少有一个大阳台。他妻子希望孩子能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成长，尽可能多地在户外玩耍，呼吸新鲜空气。还有，法兰克福市中心的住房比较少，租金相应地高一些。马巴赫韦克的公寓面积宽敞，价格也公道。不过，弗兰克夫妇肯定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才决定搬到这里的。这里的环境与奥托、艾蒂丝熟悉的中上层犹太人聚居区安全不同。四邻都是政府官员、教师和白领工人，没有像奥托·弗兰克这样的个体生意人。弗兰克夫妇会感到有点格

格不入，但是他们可能也很珍惜这个机会，能生活在一个社会各阶层和谐相处的社区。

这次搬迁的结果很不错。对玛各来说，马巴赫韦克这个与乡村差不多的小城镇真是一派田园风光。居民们住在二层楼房里，每栋楼房都有一个可爱的小院落，他们一起组成一个关系亲近的社区。弗兰克夫妇的大公寓套间占据了这样一栋楼房的右半部。事实上是两个分开的套间，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中间只有楼梯相连；这样的设计不太方便，但是他们很快就适应了。起居室和饭厅在楼下，宽敞得容得下弗兰克夫妇的图书室。尽管他们算不上是知识分子，奥托和艾蒂丝却博览群书，而且兴趣广泛。厨房和浴室也在楼下，此外还有艾蒂丝的专用书房。书房很小，但可以放下她从阿亨带来的一张小写字台和一个小书柜，书柜里放着希伯莱文的祈祷书，另外还有一些别的书。楼上是主卧室，玛各的房间和女佣卡蒂的房间，日后，孩子们和她们的父母会非常喜欢卡蒂。幸运的是，还空有一间待客房可以招待艾蒂丝的母亲和兄弟们，他们经常从阿亨过来走亲戚。

隔壁 305 号的楼下住着房东奥托·科尼策、他的妻子和 3 个孩子。他是一位教师，从法兰克福教师协会的住房合作社贷款盖了这座房子。在他楼上住着斯大波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希尔达、玛丽安。斯大波先生在一家著名的建筑公司霍尔茨曼公司任职。隔壁的 303 号住房归属于瑙曼夫妇。他们有 6 个孩子，瑙曼先生也是教师。他们住在一个公寓套间里，其余的出租给别人。

尽管社会背景和宗教信仰各不相同，大人们彼此很友好，相处很融洽。在西区，百分之二十的居民都是犹太人；

安妮·弗兰克

在这里，弗兰克一家是个例外。附近没有犹太教堂。要不是艾蒂丝指出来，奥托可能不会注意到这点。奥托从小就没有受过宗教方面的熏陶。但是在西区时艾蒂丝经常去犹太教堂，搬家之后仍然如此。

瑙曼夫妇和斯大波夫妇是天主教徒，至少在法兰克福的这个社区属于宗教少数派。但是社区的孩子们玩得很融洽，玛各是年龄最小的孩子之一，正如奥托和艾蒂丝所希望的那样，她也和他们打成了一片。奥托和艾蒂丝希望他们的女儿在成长过程中不会自惭形秽，或者遭到歧视。幸好在几年的动荡之后，德国的反犹风潮似乎已经平静下来。右翼政客指责犹太人不仅导致了一战中德国的失利，还引起了20年代早期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但是最近几年，经济已经开始好转。

孩子们聚在希尔达和玛丽安·斯大波家里玩，那里不仅有最大的一个院子，还有一个秋千和沙匣。他们经常神情肃穆地在屋子里玩“教堂”的游戏。希尔达·斯大波扮演牧师的角色，在她的屋子里筑起一个小神坛，还由她规定游戏的规则。玛各比她小5岁，扮演神坛侍者的角色。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惟一不受欢迎的是房东家的孩子，奥托、海蒂和伊娃·科尼策，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奶奶总是从窗户边瞪着他们，稍有过失就会挨她的骂。孩子们当然不会意识到，奥托、海蒂和伊娃的父亲同情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希特勒早就以善于发表煽动性演说而闻名。但是他们的父母亲对这一点却很敏感。对奥托·科尼策和其他人来说，犹太人不可能成为很有资格的德国人。1927年很少会有人公开表达出这种情绪，但是在科尼策这